

六個歐洲文學家

茅盾著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六個歐洲文學家（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茅盾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目次

一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	一一九
二	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	一三六
三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滕斯頓·····	一二三
四	腦威現代作家包以爾·····	一二九
五	德國戲曲家霍普德曼·····	一八四
六	西班牙小說家巴洛哈·····	一一五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

四十年代（即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是匈牙利歷史上極可紀念的時代；在政治方面有第二次革命軍的蹶起，在文學方面有抒情詩的復活！匈牙利民族精神蘇醒的喊聲充滿於那時代的空間，由新希望產生的新活力在人的血管裏流動；而最足代表那時代的蘇生精神的，就是大詩人裴都菲（Alexander Petöfi 1823-1849）了。

裴都菲是匈牙利的愛國詩人，是匈牙利的民族詩人；他的詩是非常的，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亦都是非常的！十八歲時他當兵，二十歲時他做漂蕩的戲子，二十七歲時他成為偉大的詩人，同年七月，他為

祖國而戰，爲自由而戰，死於沙場！他的生命是極短促的，但他的生命力的表現却有綿延永久的壽命！他的一生，正當匈牙利的政治復活的時代，人人對於將來抱有無限的希望。他在這「新理想」時代的漩渦中，不但做了那時代蘇生精神的記錄者，并且做了指導者。

裴都菲的生涯全部是漂泊的生涯，他猶如波濤洶湧的大海裏的一葉小船。他簸顛在惡浪的旋渦裏，終於達到了旋渦的中心點；中心點是平靜的，在那里，似乎風暴已經停止，海浪也稍和緩，覺得海水是綠而含笑的。裴都菲的生命的小船也曾到過這個中心點，他的美麗的抒情詩大都是此時期的產物。但是這個平靜是暫時的，是小船將要傾覆的預兆！

裴都菲是一八二三年正月一日第一小時生的。他的生地，和他的死地一樣，不很明確知道。父親是阿司佗特 (Aesótd) 的一個屠戶，他家本以屠爲世業。母親是托洛克 (Turóc) 省的農女，性格溫和而活潑，有唱歌的天才。老裴都菲是一個感情熱烈，舉止粗豪，誠實而善良的真正的匈牙利人，並非全然沒有受過教育，還懂得一點臘丁文；所以小裴都菲自幼就入學校。但當他在撒耳梅支 (Selmeöz) 的中學校時常與戲子來往，老裴都菲却大大不以爲然，立刻斷了金錢的接濟。

裴都菲由是離撒耳梅支到布達柏斯忒 (Buda pest)，這是他生平許多次艱苦旅行的第一次。在布達柏斯忒無意中遇見了父親，但是裴

裴都菲不願求父親援助，投身於國家戲院擔任極繁重的工作——類似跟包的雜役。幸而不久他遇見一個親戚，那親戚極愛他，叫他辭去戲院裏的事，到他家裏住下；於是裴都菲乃得過小公子的生活：騎馬，驅車，划船，和打獵。也就在那時候，他開始做詩，常描寫一個鄰女，雖然他見了她時，從來不敢正眼看一看。

這時裴都菲已有十六歲了！中等身材，微黑的圓臉，厚而軟的棕色頭髮，眼神活潑，頸長：一個超等演扮喜劇的人材！

裴都菲的親戚立刻又厭棄裴都菲了。他於是到沙波龍(Sopron)去投軍。自有兵士以來，恐怕從來不會有過像他那樣喜自由而倔強的兵士，然而他亦居然經過了十八個月的軍營生活；一八四〇年，他所屬

的聯隊開拔至格拉支 (Graz) 後，他患了嚴重的熱病。幸而診治他的軍醫是個好人，代他呈明體格太弱，不宜從軍，退出軍營，資遣回籍。他遂於一八四一年，再回匈牙利。

此後數年，他一面做戲子，一面在柏派 (Pápa) 的高等學校內念書。戲院對於他有特別的吸引力，他曾幾次要別謀生活，終於又回到戲院。一八四三年夏，他翻譯英國詩和法國詩，賴此度日，但在本年秋，又做戲子了。那一年的冬天，他又大病。他先是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後來賃居一老寡婦家的小房。一口大的泥爐作爲寫字檯；除了孚洛司麥蒂 (Vörösmarty) 和西喇 (Schiller) 的相片，別無掛飾。此時妻都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編定的詩集去出版。一八四四年二月他

挾了這一卷詩集到布達柏司去，他在給人的一封信裏描寫他那時的景況道：「我只好步行着走去，衣服破碎，帶着幾個銅子和一卷詩集。我的一切希望現在都集中在這一卷詩集上。如果我能夠賣了這些詩，自然一切都好了。如果不能，也是好的，因為那時我非餓死便是凍死，一切的苦難也就到了盡頭。我是孤獨地彷徨地走着。舉目不見一個人影兒。那麼冷的天氣，各人都要躲在屋子裏。呼呼的冷風吹着冰也似的雨點撲到我臉上。寒冷與愁思逼我滴下來的眼淚都凍結在兩頰。經過一星期的苦旅行後，我到了布達柏司了。我站在那里，面無人色。失望的勇氣注進了我的心，我於是去拜訪匈牙利最偉大的人物，我那時的心情猶如賭博者拿了最後的一個銅子上賭場去，不是從此

得活路，就是從此死。」

裴都菲所拜訪的最偉大的人名就是匈牙利那時候的偉大詩人孚洛司麥蒂，他替裴都菲辦成功把詩集賣給一家書店。

一八四四年是裴都菲生活的轉換點。他的詩集出世後，他就和戲院永別了。他的詩的天才立刻被認識了；在極短的時間內，他成爲匈牙利最著名的人物的一個。一八四五年，他方二十二歲，達到了他生平第一次的戀愛的悲愁。他朋友的一個女兒——天真爛漫的一個尤物

——死了，他作扁柏枝（詩名）二十首弔之。同年秋，裴都菲爲排遣憂愁計，到匈牙利北部旅行；這是他第一次不因飢寒驅迫而作「汗漫遊」——第二年是裴都菲最快活的時代；在那年九月八日，他第一次遇見

裘麗亞·春特萊 (Julia Szendrey)。翌年同月同日，他們就結婚。他們的結婚生活當然是愉快的；在柯爾托 (Kolto) 古岩內住了幾個月後，又到柴隆太 (Szalonta)，拜訪一個新出名的大詩人亞拉納 (Arany)。裴都菲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說：「你知道我爲什麼一心要到柴隆太去？因爲那邊有一個大偉人，亞拉納。他是土兒提的著者，同時亦是我的朋友。……我在他家裏住的一個星期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間。」

自一八四八年後，裴都菲的詩顯出很明瞭的政治的傾向了。他預知革命潮正在醞釀，他的長詩國家就是預言。果然！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維也納革命的第一個消息報到匈京來了，匈牙利人謀政治獨立的機會到了；裴都菲受這感觸，立刻做成了了一篇「Talpra Magy-

向羣衆宣讀。這篇詩每段的末句：「我們宣誓，我們忠誠地宣誓，不再受暴君的壓制了！」受羣衆狂熱的喝采；等裴都菲把這篇詩念完，羣衆就擁擠到印刷局，斥退奧國派來的檢查員，拿過機器來就印，門外的人候印完纔走。不經過檢查而出版的詩，這是第一篇！

此時匈牙利的革命運動已經是像裴都菲所說的「說話的時期已經過去，動手的時期已經到了；」革命黨領袖葛蘇士（L. Kosuth）把革命軍的指揮權付託與波蘭人邦將軍（General Bem）要向俄羅斯邊境開拔了！裴都菲此時再不能伏在書桌上了！他生平的志願是在軍號怒吹聲中死於戰場，現在是機會了！一八四八年十月，他投入邦將軍營裏。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戰場上被哥薩克兵所殺！「在少年時死，

死在戰場上，爲自由而戰，既死後就葬在一個平常的墳堆裏，和一切爲此神聖的緣故而死的人在一處：「這是裴都菲生平的志願，現在可謂如願以償了。

裴都菲的詩只有兩個主要意思，一是戀愛，一是自由；他在他的一本詩集上題着的幾句話是：

我一生最寶貴：戀愛與自由，

爲了戀愛的緣故，生命可以捨去；

但爲了自由的緣故，

我將歡歡喜喜的把戀愛捨去。

這幾句話竟成了裴都菲的信誓了。他在另一首詩裏，又曾預言他

的死法：

只有一個念頭使我煩惱——

這就是我也許死在絨毛的軟牀上——

慢慢地萎謝，

在腐敗底輕輕的壓力下零落去

像花兒一樣；

又像在荒涼枯寂的黑夜裏，

一些將滅的餘光搖搖的黑下去

而終於熄滅了。

上帝呀！不要使我這匈牙利字的名兒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非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

一二

連綴在這樣一個可恥的死字下邊呀；

不呀！寧可讓他

做一顆被雷火燒燬大風拔起的樹——一塊從山巔剝落下來的
雷鳴般滾到山脚下的岩石呵。

那山下，有無數厭煩了鎖鏈的受辱民族

在召集戰士，尋覓戰場；

一陣紅的光焰，展開了紅的旗幟，

黃金色的神聖大字寫着的是：

「爲全世界的自由而戰呵！」

自東至西，遠而且廣，

應召而來求自由了——

英雄們向前奮進，爭赴這榮耀的陣雲，

爲正義而戰：

那才是我的死所呵！

在那邊，躺在我自己的血泊裏，

那怕我僅能發出將死的喘息，

這也是一個歡喜的喘息，

只要是出於我自願。

那時寶劍相撞，軍號吹着，

來復鎗和炮隊雷吼般響；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非

四

戰士們飛馳過戰場，

怒馬的蹄鐵也許踏在我的屍身上，

讓我在那里躺着罷，

讓我躺着——

直到那榮耀的勝利金冠戴在正義的頭上，

直到那自由人們舉行歸葬的時候，

再來收拾我的殘骨罷！

當百萬個聲音高唱他們的悼歌，

在高高地飄着的旗幟下；

莊嚴的墳墓，埋藏着一切英雄，